



北斗
DIPPER

董宏猷 / 著

栀子花开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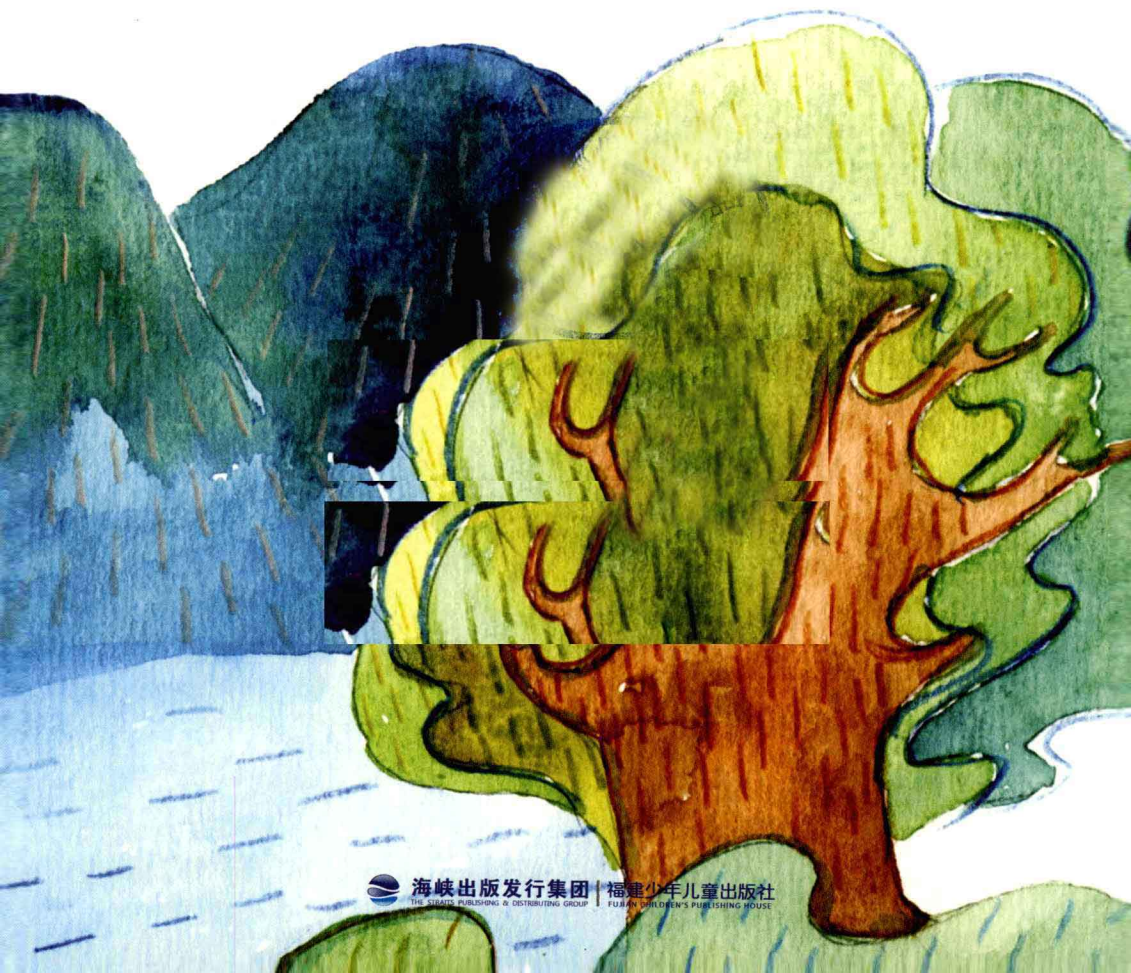
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董宏猷 著



孩子最喜爱的作家自选集

栀子花开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THE HAINAN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 | 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梔子花开 / 董宏猷著. —福州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1

(孩子最喜爱的作家自选集)

ISBN 978-7-5395-4189-1

I. ①梔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81123号

策 划: 北斗童书馆

责任编辑: 缪婷婷

特约编辑: 戴 勇

插 画: 冯璐菲

装帧设计: 徐新宇

梔子花开——孩子最喜爱的作家自选集

作 者: 董宏猷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7层 邮 编: 350001

<http://www.fjep.com> e-mail: feph@fjep.com

经 销: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厂 址: 北京市大兴区春林大街16号

开 本: 787×1092毫米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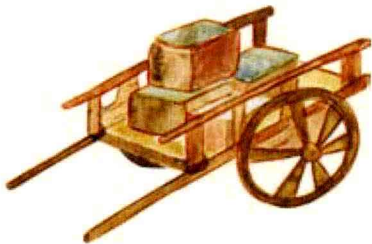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 161千字 印 张: 15

版 次: 2012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5-4189-1

定 价: 23.80元

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与承印者联系调换。

许多年过去了。回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日子，我唯一聊以自慰的，就是我一直坚持了下来，一直坚持在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线。我清醒地知道，我常常是一个不合时宜者，常常不安分地游离于主流或者潮流之外。

呼 唤

故乡对于我，已是一个朦胧的梦了。可是我总却忘记不了那雾气飘渺的竹林，缀着露珠的山茶，散发着红蕖香气的晒场，以及田垌中叮叮当当的悠悠的牛铃。

一辈子忘记不了的，当然是母亲低声的呼唤。

启明星露，一滴银露，滴落到后山的竹林里去了。暗绿的塘水，摇曳着一点一点朦胧的灯光。浓浓的炊烟，从黑得发潮的布瓦间沁了出来，融入乳白迷蒙的晨雾之中，贴着瓦缝，沿着石板路，穿过茅草复盖的山沟

——董 宏 猷



目录

散文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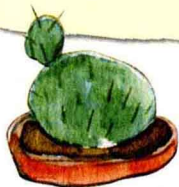
呼 唤	3
白蛇娘娘	7
红 苕	12
进 山	20
深巷花香	24
捞虾记	28
窗台上的湖	31
灯	35
春蚕、蝌蚪和孩子们的梦	49
红麦田	53
风雪中的大师	56
寂寞与永恒	60
一棵树也是一片风景	66
我属于你	69
三峡畅想曲	72
寻 源	7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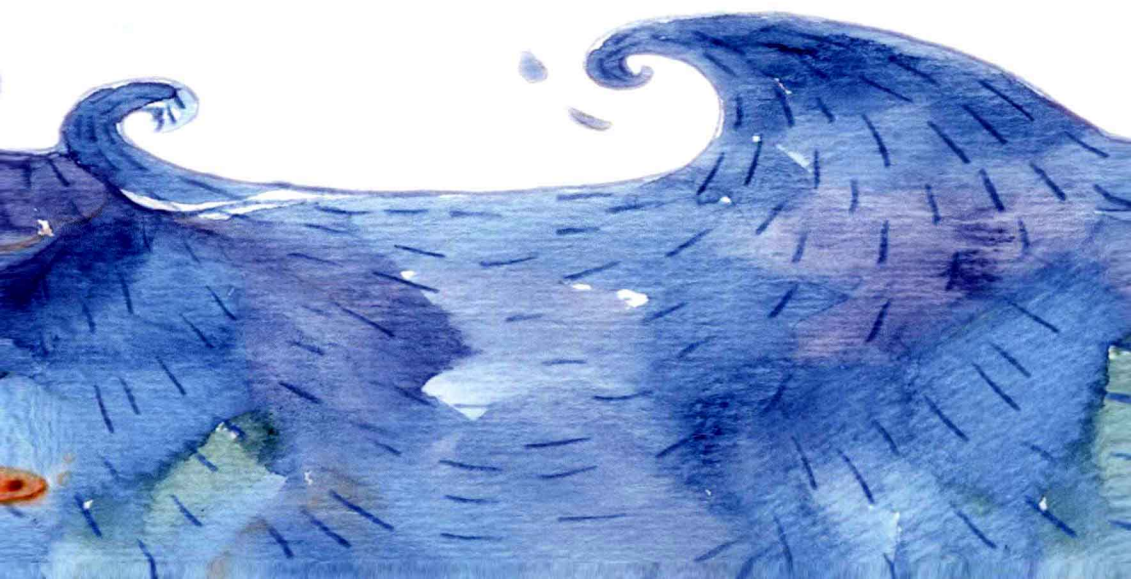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卷



西瓜的故事	93
还有一位老船长	112
长江的童话	128
走向长江	144
大江魂	161
玻璃窗像冰块一样融化	171
秋 夜	182
战争在晚自习后爆发	188
“条长”波波	196
清香清香的栀子花	213
后 记	227



散文卷



呼 唤

故乡对于我，已是一个朦胧的梦了。可是我总忘却不了那雾气飘逸的竹林，缀着露珠的山茶，散发着红薯土香气的晒场，以及深山中叮当的悠悠的牛铃。

一辈子忘却不了的，当然是母亲低声的呼唤。

启明星像一滴银露，滴落到后山的竹林里去了。暗绿的塘水，摇曳着一点一点晕黄的灯光。淡蓝的炊烟，从黑得发潮的布瓦间沁出来，渗入乳白色的晨雾之中，贴着湿漉漉的石板路，穿过茅草覆盖的山间小径，掠过梦幻般响着蛙声的水田，飘过挂满丝瓜藤的皂荚树，缠绕着满山青黑的松柏，挟带着沾满晨露的鸟鸣，又汇聚到那浓密的竹林里去了。

就在这时，我听见了母亲低声的呼唤：“猷猷宝，起来呀，起来放牛哇……”

那是一头小牛。牛脖子上挂着一个铜铃。带我放牛的是群英嫂子，她是我的堂嫂。她的娘家在离董家不远的“黄志成”。





她常常带我到后山去，站在山坡上，可以望见白壁黑瓦的黄家大院，以及宅前石砌的水塘。

常常是天刚蒙蒙亮，天边还残留着一片即将融化的明月，我就起床放牛了。牛脖子上挂着的铜铃就叮当叮当地响着，那金属的撞击声清脆清脆的，在幽深的山谷里过滤，然后微醉般地散开。莽莽的青山睡意惺忪的，牛铃声此起彼伏，在清凉的晨曦里互相应和着。母亲便踏着露珠披着晨风上山给我送早点了。常常是我还在迷迷糊糊地打盹，母亲便将煨热的红薯送到了我的手中。山中该有多少牛铃在响呢？而母亲却准确无误地找到了我。我常望着那片薄薄的残月痴痴地出神，是不是它为母亲默默地指路呢？

我小的时候爱生病。每次病了，母亲便彻夜不眠，坐在床边守护着我。半夜里，我被母亲低声的呼唤唤醒了。母亲亲吻着我的额头，母亲常常是用亲吻来量孩儿的体温的啊。母亲端着一碗滚烫滚烫的姜汤，轻轻地呼唤着我：“猷猷宝，猷猷宝，喝茶来！”我睡意正浓，嘟囔着，不愿喝。母亲便依了我，但仍将姜汤在火塘里煨着，静静地等候着我，等候着山中明月将残之时，再一次地轻轻呼唤。

母亲也有高声呼唤我的时候，也是在故乡的月明之夜。

有一次，我跟着一个猎人去放牛，猎人姓柳，只有一条腿，他的另一条腿在打猎时丢在深山里了。但他仍然爱着深山，他总爱带着我往深山里钻。据说那一次我们在山中遇到了野兽，而且是老虎。猎人和牛如何和老虎对峙的，我已经记不清具体的细节了，据说我一点也不害怕，因为我从未见过老虎，我也不知道



害怕。回来以后，我就病了，发高烧。有人就说，猷猷宝的魂被山神爷捉走了，要赶快将魂招回来呀。于是母亲大哭起来，扎起松明子，就到山里去招我的魂。我还记得母亲一出门，便呼唤





着我的小名哭喊起来：“猷猷宝……回来呀……猷猷宝……回来呀……”金色的火把，青翠的竹林，闪耀着的星星在山路上蜿蜒而去了，母亲的声音也渐渐地沁进深山了，在那静静的山区之夜，母亲的呼唤充满着不安、虔诚和希望，随着月色在山中流淌。那是一个母亲的灵魂在焦急地寻找着自己儿子的灵魂啊。

也许是母亲的虔诚真的感动了山神吧，母亲为我喊魂以后，我的烧便渐渐地退了。母亲仍然不放心，仍然在夜里走进深山，一声一声地呼唤着我。我还记得那样一个夜晚，门前的天井里一片月色，母亲的呼唤声渐渐地近了，我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去迎接母亲。先是曲折的山路上闪出一团火光，随后是母亲踉跄着的身影。母亲的声音显然是嘶哑了啊，但仍然拖长了声调虔诚地呼唤着：“猷猷宝……回来呀……”于是我便哭喊着，奔了过去：“姆妈，我回来了哇……”

当我又一次回到故乡时，已是人近中年了。我是和哥哥、弟弟一起回乡的。我们又一次沉浸在故乡的月色中，而我那忠厚善良的母亲却早已离我们而去了。还是那青翠的竹林，还是那洁白的山茶，还是那清香四溢的桂花，还是那片永不会融化的明月。母亲的呼唤仿佛还在山谷中回响，可是，现在轮到我噙着泪，轻声地呼唤着母亲了。

母亲再也不会回答了，回答我的，是故乡的明月与青山。我想，人生不就是一连串的呼唤与被呼唤么？而故乡，则是这深情呼唤的回音壁。

哦，永远的故乡。

哦，永远的呼唤。

白蛇娘娘

我的童年是在山区度过的。我对大山，对山里的父老乡亲，对森林，对森林里的一草一木，都怀有深深的情感。我的老家藏在鄂南山区中，我还记得，那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大宅院，一进大门，就是一层层的天井，一层层的台阶，天井和台阶的两边，是一排排依山而上的房子，用我们今天习惯的词汇来说，这样的大宅院，其实就是一个建筑群，一个“小区”，一个“组团”，或者一个什么“花园”。这样的大宅院里，几乎都是一个姓氏，一个家族。那所大宅院给我的印象是阴森森的，我唯一的温暖和希望，就是母亲的怀抱，就是母亲在房间里燃起的金色的火塘：

“一声鸡鸣，又一声鸡鸣。火塘里，干柴、竹筒噼噼叭叭地响。微薄的晨曦，已经悄悄沁进这所依山而建的大宅院里，东西两边一排排的厢房里，闪起煤油灯晕黄的光圈……”

这是我在小说《深情》里对大宅院的印象。那时候乡村里没有电灯，当然也没有路灯。山区里天黑得特别的早，阳光在大





宅院里停留的时间特别的短暂，一擦黑，家家户户就亮起了煤油灯。有的人家连煤油灯也不点，就靠着火塘里的火光照明，或者在墙上插一支火把，或是松树，或是竹子，一边烧着，一边滋滋地滴油。一到晚上，整个大宅院里烟雾弥漫，火光闪闪，到处飘散着木柴燃烧时的芳香。

我现在还依稀地记得，我们一家住在这个大宅院的最后也是最高的一层。屋后，便是后山，是青青的竹林和苍翠的松林。那个时候，森林还没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，山里的林子非常的深，野生动物包括老虎等猛兽经常在大宅院周围出没。常常会听说这样的事情：谁谁家把柜子一打开，发现柜子里赫然躺着一条大蟒蛇；谁谁家的屋顶上，突然爬上了一只老虎，咆哮着不肯离去。山民们便拆房去打老虎，结果老虎一巴掌将一个人的半边脸给抓没了。

更有甚者，说是有一支军队，黑夜行军穿过山林，发现有一座滑溜溜的小山丘挡住了去路，翻过小山丘，好费劲好费劲，行军的速度就慢了下来。天亮的时候，前进的军队才发现，那座小山丘，原来是一条横卧在山林中的大蟒蛇！

山里有蛇、有虎，倒是真的，我就曾经见过。

有一天，小姐姐带着我到后山去捡柴火，猛然就看见山下梯田的角落里有一个斑斓大物在走动，小姐姐吓坏了，说了声“老虎”，拉着我的手就跑。小姐姐怕老虎追过来，就叫我在前面跑，她在后面挡着。噢，我的善良的小姐姐，如果老虎真的跑过来了，你是否还要和老虎打架来掩护你的弟弟呢？



至于蛇，在山中到处可见，在我家的菜园里就常常发现彩色的蛇蛋。刚开始，我还以为是鸟蛋，想拿回家去孵着玩。母亲就笑着说，要是孵出一条青蛇，一条白蛇，你就可以当“许仙”了。